

风歌

II

灵飞经 · 灵舞卷

承《昆仑》 启《沧海》

『山海经』三部曲完结篇。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YIYU CHUBANSHE

灵飞经·灵舞卷



凤歌  
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飞经. 2 / 凤歌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 
2017.1 (2017.5重印)

ISBN 978-7-5500-2070-2

I. ①灵… II. ①凤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02669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: 330038  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  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  
E-mail [bhzw0791@163.com](mailto:bhzw0791@163.com)

书名 灵飞经. 2  
作者 凤歌  
责任编辑 童子乐 邹婧  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刷装订 北京嘉业印刷厂  
开本 700mm × 980mm 1 / 16  
印张 21  
字数 389千字  
版次 2017年4月第1版  
印次 2017年5月第2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5500-2070-2  
定价 42.00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号: 05-2017-2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---

印神古墓	— 第十四章 —	001
绝境逢生	— 第十五章 —	019
风流云散	— 第十六章 —	028
西城八部	— 第十七章 —	052
片山微云	— 第十八章 —	079
倒行逆施	— 第十九章 —	108
秋水怜影	— 第二十章 —	131

---

---

云 隐 风 流	— 第 二 十 四 章 —	九 王 朝 阙	— 第 二 十 三 章 —	周 流 八 极	— 第 二 十 二 章 —	河 咸 海 淡	— 第 二 十 一 章 —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235		208		181		157	
-----	--	-----	--	-----	--	-----	--

---

		乐 道 大 会	— 第 二 十 七 章 —	晋 谋 燕 雄	— 第 二 十 六 章 —	故 国 旧 事	— 第 二 十 五 章 —
--	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		307		285		262	
--	--	-----	--	-----	--	-----	--

# 印神古墓

## 第十四章

乐之扬深感不安，扶起老道走向石洞。席应真身软无力，双腿拖在地上，全凭乐之扬一力支撑。乐之扬心子狂跳，隐隐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只是来得太过突然，实在叫人没有防备。

他一阵风似的冲进洞里叶灵苏看见二人模样，脸上也闪过一丝恐慌，冲口问道：“他发作了吗？”乐之扬咬牙点头。

三人之中，老道士鲜少动手，却是其他二人心中支柱，明知此刻早晚会来，然而当真来到，仍如天崩地陷一般，两人面面相觑，脸上均无血色。

气血逆流不胜痛苦，席应真躺在地上，发出低低的呻吟。乐之扬急切道：“怎么办……”一面说，一面盯着叶灵苏。少女没好气道：“你看我做什么？我又不会解‘逆阳指’。”

乐之扬鼻酸眼热，说道：“叶姑娘，‘逆阳指’好歹也是东岛的武功，难道你一点儿法子也没有吗？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叶灵苏又气又急，“难道我故意藏私，盼着席真人死吗？”

乐之扬心乱如麻，无心与她争论，抱头想了片刻，抽出笛子，反吹《周天灵飞曲》。叶灵苏见他不思救人，反而吹起笛子，心中大为讶异，听完《阳跷调》，忍耐不住，叫道：“撒谎精，这个节骨眼儿上，你还有心思胡闹？”

乐之扬并不理会，吹完《阳跷调》，又吹《阴跷调》，真气应声而动，循着阳跷脉注入阴跷脉，比起上一次，这一次的真气走向更加清楚，只不过，灼热之感也强了不少。

乐之扬心急救人，无暇细想，跟着又吹《阳维调》和《阴维调》。起初颇有

阻碍，或许精诚所至，真气忽又一蹿，从阴跷脉流入了阳维脉，再由阳维脉钻入了阴维脉，从此阻碍渐少，真气接二连三地通过奇经八脉，一切看似顺利，只是有一样不足，那就是真气越来越热，吹到《冲脉引》时，经脉似要燃烧起来。

乐之扬直觉不妙，本想停下，又不甘心，硬着头皮吹起《督脉操》。真气在冲脉中还算流畅，一至督脉，忽地停顿下来。乐之扬将《督脉操》吹了两遍，真气说什么也无法再进一步，就如一把烧红了的刀子，在冲脉里来回搅动。

乐之扬难以忍受，停下笛子，可是那股真气仍是我行我素。乐之扬无法可想，吹起《冲脉引》，想要正吹《灵飞曲》，迫使真气返回冲脉。以往曲调所至，真气如臂使指，但如今他连吹数遍，那一股灼热之气不但不退，反而势头渐长。

如果灵道人泉下有知，见了这般情形，一定会大摇其头。要知道，灵道人一代宗师，他费尽心血创下的功法，又岂是能够随意变更的？别说乐之扬初涉武道，见识粗浅，就算是比肩灵道人的大高手、大宗师，改动这一路功法，也要慎之又慎，稍有差池，便有莫大凶险。

乐之扬胆大妄为，逆吹此曲，自陷困境，但是除他之外，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。叶灵苏只听他将《冲脉引》吹了一遍又一遍，只气得柳眉倒竖，恨不得一把夺过笛子，将这小子踢出洞去。

正作恼，忽听一个声音朗朗传来：“席真人，四日已到，贫僧来赴约了。”

叶灵苏大惊失色，冲大师早不来，迟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赶来。如果知道席应真隐疾发作，当真万事休矣。她心乱如麻，再看乐之扬，这小子埋头吹笛，若无所觉，不由得心想：“他怎么了？莫非一时心急，变成了一个失心疯的傻子？”可是仔细一瞧，又觉不对，乐之扬两眼紧闭，面红如火，汗水滚滚而下，已然浸湿衣裳，他的眉毛连连颤抖，眉宇间透出一丝痛苦。

叶灵苏不胜迷惑，隐隐感觉乐之扬出了变故，何种变故却又看不出来，转念又想：“是了，难道说他早早发现贼秃驴等人，故作镇定，唱一出空城计，诸葛亮用空城计的时候，也是从容弹琴，叫敌人摸不透他底细。呸，撒谎精小痞子一个，怎么能与孔明先生相比，照我看来，就是胡闹，对，一定就是胡闹。”

忽听冲大师又叫：“真人不在？”叶灵苏不及细想，张口答道：“是啊，他不在！”

和尚一声长笑，跟着洞口一暗，出现了一个高大人影。叶灵苏的金针已经用完，只好纵身跳起，横剑拦在席应真身前。冲大师目射精光，在少女身上转了一转，忽又落在乐之扬身上，见他吹笛不辍，也是面露讶色。这时竺因风在他身后嚷道：“牛鼻子果然栽了，这小子装神弄鬼，几乎叫他骗了。”

冲大师等人听见笛声，只当席应真还没发作，乐之扬还有心吹笛，所以待在

洞外不敢进来。冲大师出言试探，洞中人如不回答，反叫他疑神疑鬼，叶灵苏一发声，恰好露怯，壮了敌人的胆子。

强敌齐至，叶灵苏心跳如雷，鬓间身上香汗淋漓。冲大师眼珠一转，扫了明斗一眼，后者知机，挥掌拍出，一股狂风席卷洞中，地上的篝火登时熄灭。

叶灵苏无可奈何，挥剑相迎，剑尖穿透掌风，发出“哧哧”啸响。刹那间，两人换了三掌两剑，明斗固然不能向前，叶灵苏也无暇他顾。竺因风趁机越过二人，眼看乐之扬摇头晃脑，还在那儿吹笛，不由得厉声叫道：“小子，吹你爹吗？”张开五指，抓向乐之扬的脑门。

乐之扬无奈，强忍不适，放下笛子，反手一掌切向竺因风的手腕。竺因风叫声“来得好”，变爪为掌，呼地迎上。两掌相接，竺因风只觉一股热流钻入掌心，一条膀子竟如烧着了一般，登时大喝一声，内劲外吐。乐之扬腾空而出，后背撞上洞壁，身后的石屑簌簌落下，体内那一股逆气翻江倒海，痛得他整个儿蜷缩起来。

竺因风击退对手，但也并不好过，那一团火气盘踞体内，不但没有消散，反如一条毒蛇向他的心腹钻入。竺因风唯恐有鬼，急运内力化解火气，一时之间无暇追击。

明、竺二人缠住对手，冲大师无人阻挡，逍遥来到席应真身前，笑道：“席真人，得罪了！”一边说，一边伸出手来，向他怀里摸索《天机神工图》。

指尖还没触及衣衫，冲大师忽觉不对，抬眼一看，席应真双目陡张，长眉挑起，右手倏地探出，轻飘飘地向他胸口拍来。

这一掌似慢而快，笼罩极广，别说冲大师猝然遭袭，就是严阵以待，也未必能够完全躲开。他当机立断，鼓起“大金刚神力”，气贯于胸，硬接来掌。

“扑”的一声，冲大师倒退数步，面皮涨红如血，他瞪眼看了看席应真，一言不发，忽地掉头就走，大步流星，一道烟似的走远了。

明、竺二人缓过神来，定睛看去，席应真板着面孔，徐徐站了起来。

两人情知中计，掉头就跑，急急如出笼之鸟，茫茫如漏网之鱼，争先恐后，发足狂奔，竟然头也不回，一口气冲进树林。

这两人不顾身份，逃得如此之快，大大出乎席应真的意料，正要追赶，忽见乐之扬靠着墙壁，神色痛苦，当下扶住他道：“你受伤了？”

乐之扬瞪着他张口结舌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席应真微微一笑，又见叶灵苏也握着软剑发呆，摇头说道：“不用看，我没事的。”

叶灵苏如在梦中，结结巴巴说道：“可你、可你……”席应真接口道：“我要不诈伤，也伤不了那个和尚。”



叶灵苏松一口气，只听席应真又说：“我这人生平不爱作伪，那和尚也一定知道，殊不知老实人说谎，往往出其不意，骗倒绝顶的聪明人。这几日我想方设法，苦无良策，方才冲大师藏在林中窥伺，我觉察以后，将计就计，设下一个圈套引他上当。”

叶灵苏恍然道：“无怪和尚如今现身，却是被真人钓过来的。”

乐之扬和竺因风对了一掌，体内火气宣泄，痛苦减轻不少，听了这话，苦笑说：“席道长你要诈伤，怎么连我们也骗了？”

席应真笑道：“连你们都骗不过，又怎么骗得过那个和尚？”

叶灵苏精神一振，说道：“好哇，我们这就赶上前去，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。”

“贫道也正有此意。”席应真笑了笑，“纵然不杀他们，也好歹将其制伏。”说完拂袖转身，大踏步向洞外走去。叶灵苏怕他心慈手软，无端放过三个恶人，当即提剑跟了上去。乐之扬也强忍不适，跟在两人后面。

进入林子，搜寻一会儿，天光渐白，景物清明起来。忽而穿林绕树，越过一条溪水，陡见两树之间，坐落着一个竹木搭建的窝棚，近前一看，棚中并无一人。叶灵苏拨了拨地上的篝火残灰，说道：“灰冷了，他们没回这儿。”

席应真点头说：“大和尚能屈能伸，不是愚顽之辈，他有伤在身，不肯跟我照面。”

“那可糟了。”叶灵苏扫眼四顾，暗暗发愁，“这么大一座岛，他若存心躲藏，又上哪儿去找他？”

席应真抬头看了看日头，但觉光阴流逝，焦躁起来，说道：“我时辰无多，不论他身在何处，都要找他出来。”

叶灵苏咬牙道：“西边林子还没找过。”席应真点点头，两人使出轻功，向西奔去，才走十余步，忽听身后“咕咚”一声，回头看去，乐之扬倒在地上，咬牙闭眼，似乎昏了过去。

二人大吃一惊，席应真转回来，扶起少年，按其人中。乐之扬苏醒过来，脸色发青，口唇连连颤抖。席应真把他脉门，“咦”了一声，脱口而出：“你也中了‘逆阳指’？”

叶灵苏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怎么会呢？”席应真沉着脸，又把了一会儿脉，摇头说：“不是‘逆阳指’，但他冲脉之间有一股少阳之气，公然逆行，横冲经脉。”他盯着乐之扬，眼里闪过一丝忧色，“小子，你和竺因风交手，他的掌力可有什么古怪？”

乐之扬心知肚明，这件事和竺因风无关，全怪自己弄巧成拙。那一股灼热真气，尽管平复下来，可是横亘在冲、任二脉之间，上气不易下达，下血难以上

行，一旦强行运气，顿又逆行反冲，如龙如蛇，如刀如刺，其中的痛苦难以言说，刚才他本要使“乱云步”追赶两人，结果一运内力，逆气反冲，痛得他登时昏了过去。

叶灵苏见他沉默，不胜忧急，忍不住催促：“你哑巴了吗？席道长问你话呢？是不是竺因风打伤你了？”

乐之扬自作自受，羞于启齿，只好咕哝说：“我逆练内功岔了气。”席应真一听微微动容。

“岔了气？”叶灵苏皱眉问道，“你练的什么功？”

乐之扬支吾道：“灵飞功。”叶灵苏想了想，冷笑着说：“世间的内功我也知道不少，没听说什么‘灵飞功’，撒谎精，又是你胡编的吧？”

乐之扬本就气闷，一听这话，更如火上浇油，冲口而出：“你儿子才胡编。”

他口不择言，叶灵苏气红了脸，锐声道：“你、你说什么胡话，我、我哪有儿子？”乐之扬笑道：“这就对了，你没有儿子，我当然也没有胡编。”

叶灵苏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但又不能殴打病人，一时气无处发，走到一边，挥剑劈斩灌木泄愤。青螭剑锋利绝伦，但见木叶纷落，枝干摧折，砍了七八剑，忽然“哗啦”一声，从树丛里跳出一个人来，高举双手，尖声怪叫：“别砍，我投降，我投降。”

这一下突如其来，反倒将叶灵苏吓退了两步，她凝目看去，释王孙站在那儿，一头树叶，满面惊恐。原来他躲在树丛里面，本想等到三人离开，谁知叶灵苏一脸愤怒，挥剑斩树。释王孙误以为自身暴露，吓得慌忙跳出自首。

叶灵苏胡乱挥剑，逼出了一个活口，一时喜出望外，喝道：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长剑一挥，抵住他的心口。

释王孙只觉剑气森寒，吓得双腿发软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、我在这儿拉屎！”

叶灵苏不意他如此回答，闻言愣了一下，忽听乐之扬笑道：“姓释的，你是穿着裤子拉屎的吗？”释王孙脸皮甚厚，公然回答：“有人脱了裤子放屁，干吗不许我穿着裤子拉屎？”

两人一来一去，越说越下流，叶灵苏听不下去了，瞪了乐之扬一眼，回头问道：“释王孙，你再废话，我一剑下去，你一辈子都不用拉这个，嗯，放那个的了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释王孙只觉剑尖迫近，心惊肉跳，连连点头，“小可再不废话了。”

“那好，你躲在这儿干吗？”

释王孙悻悻说道：“明斗要杀我，我只好躲起来了。”

“他为何要杀你？”叶灵苏大为奇怪，“你们不是蛇鼠一窝吗？”

“蛇鼠一窝，那也得看谁是蛇，谁是鼠。”释王孙苦着脸说道，“昨晚我夜里起来，正在树丛中拉……那个，正蹲着，忽听脚步声响起，抬头一看，却是和尚三人回来了。我因为还没拉完，故而未及起身招呼，这时就听明斗说道：‘姓释的怎么不在？这一来，可就杀不了他了。’我听了这话，吓了一跳，登时屏住呼吸，大气也不敢出，只听竺因风又说：‘此人留下，终是祸患，难保他不知道墓穴的入口。’”

“墓穴入口？”席应真忍不住问，“你知道墓穴的入口？”

“我当然不知道。”释王孙老实地说，“可是明斗却说：‘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他若知道入口位置，告诉了席应真，咱们可就躲不成了。’这时冲大师说道：‘让他去吧，我苦思了几个昼夜，才想出入口在哪儿，谅他也不会知道。’明斗却说：‘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大师若非自以为是，何以会中席应真的圈套？无论如何，释王孙也是释家的后代，知道墓穴入口并不奇怪，只是为了独占墓中之物，所以不肯吐露实情。我几次要逼问他，都被你阻止了，而今那地方他又去不了，留在这儿平添后患。’竺因风也说：‘对啊，杀了才干净。’

“我听了这话，吓得魂不守舍，好在冲大师说道：‘正因他去不了，如要前往，必须依靠我等。’明斗却说：‘那也难说，也许他不想依靠我和竺兄，只想依靠大师一个。’冲大师说道：‘明尊主怀疑我早就知道墓穴的入口了？’明斗说：‘我只知道，要不是穷途末路，你也不会带我们进去。’我听得奇怪，姓明的小子一向对冲大师唯唯诺诺，何以如今咄咄逼人？仔细一瞧，才发现冲大师脸色难看，倒像是生了一场大病。他听了明斗的话，低头闷声不吭。这时竺因风催促说：‘争什么？还不快走。对头找上门来，可就走不了啦。’说完这话，三人就走了。”

叶灵苏听了这一番话，隐约有些明白。冲大师发现了墓穴入口，为了避开席应真，要去墓中躲藏。明斗却认为冲大师是从释王孙嘴里知道了入口，故而要杀释王孙灭口。想到这儿，厉声问道：“你真的不知道入口？”

释王孙手指上方，赌咒发誓：“我要知道，天打雷劈。”叶灵苏说：“那就奇怪了，他们何必杀你灭口，带你同去不就行了吗？”释王孙苦着脸说：“他们说我去了。”叶灵苏好奇地道：“为何去不了？”

“我知道为什么！”席应真忽地叹了口气，“那入口不在地上，而在天上。”

“在天上？”众人无不吃惊。

席应真说道：“此岛孤立海中，下临无地，不与千山相连，故而风水之要，不在连接地气，而在上接于天，如果将岛比作一条龙，那么岛为盘绕之龙身，山

为高昂之龙头，唯有龙口向上，方能仰廉贞，参北斗，吞吐日月，呼吸风云，如此一来，这一条龙脉才是活的。”

“啊！”乐之扬一拍额头，“道长是说，墓穴的入口在山顶？”

众人听到这儿，举头望去，朝阳映照之下，孤峰绝壁，浴火熔金，然而四面如削，并无一个门户。释王孙奇怪地问：“入口在哪儿？”

席应真手指峰顶，说道：“那儿不是？”众人定睛细看，接近峰顶之处，有一个黑幽幽的洞眼。乐之扬只觉眼熟，念头一转，冲口而出：“啊呀，那是飞雪的鹰巢！”

那岩洞正是海东青的巢穴，离地数十丈，自下望去，帽为之脱。释王孙连连吐舌，骇然道：“老天，这么高，如是墓穴入口，棺材又怎么送得上去？”

“你们听说过悬棺吗？”老道士问道。众人均是摇头。

“当年我游历三峡，峡江两岸，悬崖耸峙，多有洞穴盛放棺木，棺木悬在半空，看上去十分奇绝。后来我仔细探查，发现悬崖上面凿了石孔，只要插入木桩，搭上木板，便能成为一条栈道，直通到高处的洞穴。如要送棺上山，只须先修栈道，再扛棺上山，等到拆去栈道，棺材就能悬在半空了。这种悬棺之法，一来可防盗贼，二来依山临江、聚水藏风，可谓墓葬之奇法、风水之异术。”

乐之扬奇怪地道：“贼秃驴不懂风水，也未必知道悬棺，他又怎么知道入口在山上？”

“这个简单。”席应真闷闷说道，“我说了，要将棺木送到山顶，必须凿出石孔，修建栈道。栈道可以拆除，石孔却会留下。和尚聪明过人，只要看见孔洞，久而久之，自然猜得出其中的奥妙……”

“快看！”叶灵苏忽然指着山峰高叫。众人定睛看去，山崖绝壁上出现了三道人影，正顺着山崖向上攀升。

“果然不假。”释王孙啧啧称妙，“老道士，你真是料事如神。无怪他们说我不上去，这山崖光溜溜的，像一面镜子！啧啧，老子祝他们手脚一软，掉下来摔个臭死。”他心怀妒恨，故而出言诅咒。

四人不敢迟疑，匆匆赶到山下，果见崖壁上凿了不少石孔，径约五寸，相距数尺，连成一线，以“之”字形向上延伸。

这时石孔中插了木桩，木质光白，青皮未褪，叫人以极大的气力打入石孔，作为落脚的木梯。仔细再看，冲大师三人各用藤蔓绑了一捆木桩，明斗一马当先，用“涡旋劲”将木桩打入石孔，手中木桩用完，下面的冲、竺两人将备用的木桩送上。就在众人观看之时，三人已经抵达山腰。

“妙啊！”乐之扬拍手笑道，“有乖儿子在前面开道，咱们正好踩着现成的

梯子上去。”

“不要轻敌。”席应真看着上方，“我上去，你们留下。”

叶灵苏犹豫未决，乐之扬大声说：“什么话？事到如今，大伙儿同生共死。”叶灵苏看他一眼，点头说：“对，大家同生共死。”她话不多，可是决心一定，不容改变。

席应真瞪视二人，气恼之余又觉感动，只好说：“此战非同小可，你们万万勿勉强……”又看乐之扬一眼，想说他真气紊乱，应该留在山下，见他神色决绝，终归无法出口，心想：“这两个孩子有情有义，为我送命实在不值。唉，也罢，我拼了这条老命，保护他们周全就是了。”

想着跳上木桩，蜻蜓点水一般向上奔去。叶灵苏瞧了瞧乐之扬，说道：“你先走。”乐之扬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叶灵苏喝道：“让你走便走，说什么废话？”

乐之扬吐了吐舌头，跳上木桩，一步一挨地向上走去。他吃过苦头，这一次不敢使用内力，但他习武已久，纵然不用内功，身手敏捷也胜于常人。

走了十来步，忽听下方有人惨叫，乐之扬低头一看，不由得笑出声来。释王孙不自量力，也想踏木而上，结果一脚踩空，从丈许高处摔下，撞得头破血流。

栈道越走越险，到了半山腰上，海风呼啸而来，直要将人吹下山去。乐之扬不胜惊心，低头下望，山下丛林起伏，远处烟波浩渺，自身仿佛挂在绝壁之上，随着狂风摇摆不定。他越看越惊，只觉得头晕目眩，可是高空行走，越是惧怕，越易失手。他战战兢兢，又走两步，忽地脚下一滑，身子急往后仰，忙乱中，他伸手抓向石壁，这一抓用上了内力，登时逆气反冲，身子一晃，向山下落去。

突然一只手闪电般伸来，将他的手臂牢牢抓住。乐之扬去势一缓，转眼看去，叶灵苏俏脸绯红，目若晨星，形如一只白燕，一手将他拽住，一手钩住木桩。

少女娇叱一声，将他拽了起来。乐之扬站上木桩，兀自浑身发抖，叶灵苏也翻身上来，瞪着他喘气道：“你当心一点儿，不要碍手碍脚。”

“谁碍手碍脚了？”乐之扬悻悻说道，“不就是摔了一跤吗？”

“摔一跤？”叶灵苏冷笑，“只怕摔到阴曹地府去了！”

乐之扬不肯服软，大声说道：“好啊，我还没去过那儿呢，正好去瞧瞧阴曹地府长什么样。”叶灵苏没好气道：“还胡说，再掉下去，可没有人救你的。”

乐之扬暗暗好笑，说道：“叶姑娘，你一心走我后面，就是怕我掉下去吧？”叶灵苏被他看穿用心，俏脸通红，啐道：“你这样的撒谎精，摔死一百个我也不关心。”

乐之扬哈哈大笑，忽听席应真叫喊，两人抬头一看，老道招手说：“小丫头，拔几根木桩上来。”

原来冲大师奸猾，看见有人追赶，每走一步便撤去身后的木桩。席应真无路可上，只好再拆后面的木桩来充数。叶灵苏拔出木桩，掷向席应真，老道接过，再插入石孔。

这一轮追逐古今罕见。双方拔出木桩，又插入石孔，临机开路，透迤向上。眼看冲大师一伙渐升渐高，逼近鹰巢，乐之扬忽地抽出玉笛，尽力吹奏起来。叶灵苏心觉奇怪，问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话没说完，鹰巢中蹿出一道白影，少女“啊”了一声，叫道：“飞雪！”

乐之扬挥舞笛子，发出号令，白隼一声激鸣，势如一支怒箭俯冲而下，“唰”地扑向明斗的头顶。

明斗猝然遭袭，手忙脚乱，缩头躲闪。幸好竺因风手快，将手中木桩掷出，飞雪纵身躲闪，明斗才躲过一劫，饶是如此，肩头挨了一爪，鲜血淋漓。

飞雪为木桩激怒，转身向竺因风扑去。竺因风吃过它的大亏，恨极了此鸟，当即大声怒喝，奋力一掌劈出。掌风如割，飞雪还没飞近，即为其扫中，一时白羽纷飞，发出哀鸣。它吃了苦头，绕到竺因风身后，利爪齐下，狠狠抓向他的后颈。

竺因风背倚绝壁，行动不便，怎比海东青乘风而来，飞行如电，但觉身后风响，躲闪已是不及。冲大师在下面看见，“呼”地一拳向上送出，飞雪不敢硬接，远远飞走，凌空一个盘旋，又向和尚冲来。

白隼性子高傲，吃了小亏，更添凶狠。它变了策略，一见三人举手，立刻远远飞走，不断打圈儿盘旋，绕到三人死角，方才发起猛攻，真个来去如风，三个恶人行动不便，竟被一只鸟儿困在悬崖之间。

乐之扬取鹰有术，老道士真有意意外之喜，他和叶灵苏通力合作，拔木开道，很快逼近敌人。乐之扬害怕飞雪久战有失，吹笛示意，飞雪听见，丢下敌人，飞到天上不住盘旋。

乐之扬又惊又喜，叶灵苏也是暗暗称奇。鹰隼搏杀出于本能，但要放弃猎物，却是十分不易，只因“虎口夺食”有违天性，飞雪一得号令，立刻退出战团，足见它心悦诚服，已将乐之扬视为不二之主。

笛声未绝，席应真已经赶到冲大师下方，和尚反脚向下踢出，席应真避开脚尖，伸手一钩木桩，纸鸢一般飘然而上，双腿齐出，剪向高处的竺因风。竺因风挥掌相迎。两人手脚相接，竺因风双臂一热，向后飞出，陡然双脚踏空，直向山下坠落。

这小子吓得失声高叫，叫声出口，肩头一紧，已被明斗伸手抓住。竺因风惊魂未定，正要道谢，忽听明斗一声冷哼，抓起他的身子，“呼”地一下扫向席应真。

竺因风生平第一遭被人当作武器，转喜为怒，破口大骂。席应真正与冲大师

交手，忽觉风势猛恶，竺因风整个儿撞了过来，后者乃是活人，撞到之时，趁机拳脚齐出。席应真不得已，舍了冲大师转身迎敌。

冲大师趁势欲上，忽觉寒气逼人，登时心叫不好，右手在山崖上一搭，全身横移数尺。一道青光掠身而过，“叮”的一声扫中山崖，将一大块岩石切了下来。

冲大师沉喝一声，身子贴着山崖向下滑落，双腿连环踢向少女。叶灵苏不敢硬接，手腕一转，青螭剑入石三寸。她借力跳起，身子轻盈如叶，绕着剑柄转了一圈，转到和尚左侧，“嗖”地一脚踢向他的腰眼。

冲大师仓促中反拳抵挡，“扑”的一声，叶灵苏向上弹起，冲大师却觉胸闷眼花，险些吐出血来。他挨了席应真一掌，伤势实在不轻，不容他喘气，叶灵苏脚尖钩住木桩，头下脚上，挥剑刺来。冲大师无可奈何，取出一根备用木桩，当作兵器勉力抵挡。

乐之扬站在下方看得呆了，如此恶战，生平未见。上方五人翻腾跳跃，如燕如雀，能够落脚之处不过几根木桩，可是招招狠辣，各不相让，乐之扬几度以为有人要掉下悬崖，但那五人总能转危为安，绝处求生。

如在平地之上，五人中席应真的武功最高，可在悬崖之上，一切武功都大打折扣。明斗和竺因风手段狠辣，此时为求自保，各自舍身亡命，一阵猛攻猛打，竟将老道士压在下风。叶灵苏手持宝剑，反而占尽了便宜，那口剑穿岩贯石，到了危急关头，还可以当作悬崖上的支撑之物。相比之下，冲大师受伤不轻，直叫一片剑光裹在里面，左支右绌，狼狈十足。

他与叶灵苏正面苦斗，背后露出破绽。乐之扬挥笛示意，飞雪蹿到冲大师身后，出爪如电，拿向他后颈的要害。

冲大师只觉风声，气贯颈后。鹰爪入肉，皮破血流，他痛得脖子一缩，叶灵苏趁乱出剑，“唰唰唰”刺他面门。冲大师纵身后退，冷不防一脚踩空，翻着跟斗掉了下去。

叶灵苏击落强敌，又惊又喜，谁知冲大师身在半空，死中求活，解下捆绑木桩的藤索，凌空一抖，缠住了乐之扬的左脚。后者猝不及防，急往下坠，百忙中伸出左手，死死抱住了一根木桩。

叶灵苏从上面看见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忽见冲大师借力一晃，撞向山崖，手掌一按石壁，蹿起一丈有余。他钩住一根木桩，翻身跳起，伸手抓向乐之扬的咽喉。

乐之扬使一招“英星入庙”，绕过来爪，点向和尚胸口。冲大师手腕一翻，抓他小臂，两人同时中招，冲大师胸口挨了一击，尽管疼痛，但无大碍，乐之扬却是骨痛如裂，手臂上像是多了一道铁箍，但觉冲大师内力涌来，慌忙运气反

击。这一运气，激起了冲脉里的逆气，登时浑身发软，失足掉下悬崖。

冲大师接连受伤，内力不济，刚才几下变化，耗尽了平生之力，这一抓力量有限，本不指望一招制敌。乐之扬忽然坠崖，大大出乎他的意料，和尚不及多想，猿臂轻舒，将少年凌空拽住，正要拖他上来，忽觉脖子一凉，青螭剑横在上面，只听叶灵苏厉声喝道：“贼秃驴，你要死还是要活？”

冲大师强笑道：“叶姑娘，这句话你该问一问这姓乐的小子。”原来，和尚抓住乐之扬，叶灵苏又剑指和尚，冲大师中剑，乐之扬也一定会活活摔死。

少女左右为难，出剑乐之扬必死，收剑又不甘心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忽听冲大师笑道：“叶姑娘，你先收剑，咱们一同上去，到了上面的洞穴，我一定放了这小子。”

叶灵苏冷笑道：“你诡计多端，我才不会信你。”冲大师冷冷道：“你不信我，那一定相信阎罗王了。我猜这小子是阎罗王的亲戚，掉下山崖也不会摔死。”说着轻轻一晃，乐之扬来回摇摆，一张脸惨白如纸，口中却叫道：“叶姑娘，这和尚绝不可信，千万不要中了他的圈套。”

叶灵苏听他这么说，心如刀割，一咬牙，说道：“好，贼秃驴，你若失信，我跟你同归于尽。”

“不敢。”冲大师笑着答应。叶灵苏收起长剑，冲大师也将乐之扬拽了起来。上面三人听力甚高，听到对话，均自收手，席应真望着乐之扬，眼里流露出浓浓的愁意。

冲大师朗声笑道：“席真人，明兄，竺兄，还请先走一步。”三人对望一眼，明、竺二人当先向前，席应真迟疑一下，也跟了上去。冲大师又笑道：“叶姑娘，你也请。”他人质在手，又显出从容气度。

一行人不再打斗，搭建木梯，鱼贯而上。不久来到洞窟。那洞穴一人多高，周围均有斧凿痕迹，地面上散落鸟兽尸骨，小如燕雀，大如黄羊，有新有旧，触目惊心。飞雪巢穴被占，在洞外凄声长鸣，未得主人号令，不敢擅自闯入。

洞窟尽头并无棺木，只有一扇铜门，年久岁深，铜绿斑驳。冲大师环顾四周，笑道：“为了修造这儿，想必耗费了不少人力。”

叶灵苏没好气道：“大和尚，到了地方，你也该放人了吧？”冲大师笑道：“不急，慢慢来。”叶灵苏听他口风不对，冲口叫道：“贼秃驴，你要赖账？”明斗冷笑道：“不错，冲大师，不用讲什么信义，拿这小子当人质，逼他们就范。”

冲大师瞥他一眼，笑道：“明尊主哪里话？人若无信，不知其可。人我当然会放，但有一个请求。”席应真道：“什么？”冲大师笑道：“还请真人赐还《天机神工图》！”



老道士看了看乐之扬，叹了一口气，从怀里取出书本，正要送出，叶灵苏忽地一把夺过，冷笑着说：“大和尚，你要书吗？”冲大师不快道：“还请姑娘赐还！”

“好！”叶灵苏说道，“你送人过来，我给你一半。”冲大师一愣：“一半？什么一半……”叶灵苏手起剑落，厚厚的书本一分为二，她手里拿着半本，另外半本挑在剑尖，冷冷说道：“这一半给你，你放了人，我再给你另一半。”

书里多是机关图纸，文字还可猜测上下，图纸少了一半，便与废物无异。冲大师不防此招，白脸上涌起一股青气，冷冷说道：“叶姑娘，你不怕我杀了这小子？”

“杀了他也没关系。”叶灵苏也不瞧乐之扬，“剩下这半本书，我立刻撕得粉碎，丢到山下，任由狂风吹卷，上山入海。”

冲大师历尽劫波，全为此书，当下寻思：“半本图书聊胜于无，先将人交出。席应真一诺千金，必然不会赖账。”想到这儿笑道：“算我吃亏！席真人，你立一个誓，我交出这个小子，你不得再与我三人为难。”

“好说！”席应真点头，“你也立一个誓，我死以后，不得与这两个孩子为难。”

冲大师举起手来，笑嘻嘻说道：“全如真人所言，我若违誓，佛祖降罪。”乐之扬听到这儿，忍不住叫道：“道长别信他，他是个假和尚，根本不信什么佛祖。”

席应真看他一眼，举起手来说道：“贫道也立誓，若与你三人为难，教我天诛地灭。”

冲大师拍手大笑，说道：“叶姑娘，拿书来吧。”叶灵苏举剑挑过书去，冲大师接过，将乐之扬一推，笑道：“去吧！”

乐之扬垂头丧气，走到叶灵苏身边，悻悻说道：“干吗换我回来？书在手里，他不敢怎样。”叶灵苏白他一眼，反手将半本书揣入怀里。冲大师脸色大变，喝道：“小丫头，你这是干吗？”

叶灵苏说道：“席真人至诚君子，一诺千金。我却不同了，孔夫子说了：‘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’，我们女子与小人等同，也就不必讲什么信义了。”

冲大师只算到席应真，却没算到叶灵苏，这一来大大失策。乐之扬也不料叶灵苏说出如此妙语，心中又惊又喜，再见冲大师一脸懊恼，禁不住哈哈大笑。

冲大师冷哼一声，叫道：“席真人，小丫头失信，你怎么说？”席应真笑道：“大和尚你找错人了。此书本是东岛之物，叶姑娘才是主人。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，贫道无权置喙。”

冲大师哑口无言，半晌叹道：“终日里打雁，反叫雁儿啄了眼。小丫头，算